



“边地疆界之安宁，
汉藏之和谐，
边茶血脉之功不可没”

英国军人夏时玛奉命潜入西
藏，姚子君日本归来弃医从
商，一场较量隐隐雷动……

杨绍淮——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大茶商

杨绍淮
—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茶商 / 杨绍淮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9.1

ISBN 978-7-5411-5176-7

I. ①大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46235号

DACHASHANG

大茶商

杨绍淮 著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内文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张亮亮 奉学勤
象上设计
史小燕
蓝 海
崔 娜

出版发行
网 址
电 话
传 真

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www.scwys.com
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版 次
书 号
定 价

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166mm × 235mm 1/16
24.25 字 数 390 千
201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
ISBN 978-7-5411-5176-7
5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公元一九一二年春末，一个雨后晴日，在雅州西校场的兵营里，操场上一教官正在训练新兵，新兵列成两个方队，跟随着口令，操着正步，不停地向左转又向右转。崔旅长一身戎装，由副官方玉堂陪同，站在场边观看。

崔旅长在川东同吴佩孚打仗有功，把清朝推翻后，四川省督军府派他坐镇雅州，官衔是川边镇守使。看见又招到一批新兵，队伍扩大，心头正高兴，忽然，一个人朝他匆匆走来，凑到身边，神秘兮兮地一阵低语。

方副官认识此人，他叫侯兴，清朝时是县衙门的师爷。当初来接管政权，崔旅长见他能说会道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对地方的情况也精通无比，便没叫他滚蛋，还在镇守使的衙署里给他安了个差当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崔旅长就火了，抬头瞪眼怒道：“姚仁德他想造反？不想活了是不？”立马转身命令方副官，带人去三官祠茶商会馆，把姚仁德绑了。方副官瞟了侯兴一眼，问他出啥事了？侯兴先看了看崔旅长的脸色，然后才转过身来说，是天德公茶号的老板姚仁德，正带领雅州六十八家茶号的人在三官祠茶商会馆聚会，密谋抗捐罢市，要求衙署免了他们的劳军捐。方副官一惊，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。

副官方玉堂是个学生出身的年轻军官，说话斯文，喜欢讲道理。五天前，崔旅长又招募了二百新兵，为了他们的军饷，决定再从茶商身上想办法。于是又取了个名目，叫劳军捐，让衙署通知商会，摊派到各家茶号的头上。自跟着崔旅长上任以来，不过大半年时间，就给茶商派了四次捐。古话说官逼民反，这样做不能不说是做得太过头了。再说了，眼下的这镇守使衙署，可是推翻了清朝，才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，如果为了派捐就逼得茶商们闹起事来，岂不是同革命唱对台戏吗？传到省督军府去，于崔旅长的名声也不好听。他鼓起勇

气，决定要劝崔旅长：“旅长，咱们去随便抓人，怕不合适吧？”

崔旅长一愣：“怎么不合适？”

方副官：“距上次派捐不到两月，咱们又派……”

崔旅长的脸立马一沉：“这么说，你也嫌我派多了是吗？”

“旅长坐镇雅州，若想长治久安，还得从长计议，千万别伤了人心。”

“哼，老子出生入死，推翻清朝，打下了天下。现在叫他们出点银子，别说是犒劳军队，老子就是揣进腰包，那也是裁缝的尺子——正吃。谁敢反对，我要看他有几个脑壳？”

侯兴一旁拍马屁说：“崔大人说得是，不过是要他们出点银子，又没要他们的命。雅州茶商，哪一个不是肥得流油，几百几千两银子，在他们身上，犹如腰杆上的汗毛一根。就说这个姚仁德吧，他家的天德公茶号开了三四百年，赚了无数的银子。清朝那会儿买官银，每年就数他家买得多。雅州几十家茶号，他家是首富。”

方副官还想说什么，崔旅长一挥手：“别说了，不就一群穿长衫马褂的茶贩子吗？几个虱子还怕他把铺盖拱翻了。去，执行命令！”

三官祠茶商会馆是一幢三进的院子，临街门楼，高大气派。门头的匾额上，是颜体的雅州茶商会馆几个大字。门口两边油光水滑，油黑锃亮的两个大青石，俨然是这幢古老建筑的见证。会馆的议事厅里，雅州六十八家茶号的老板都到齐了。他们一边喝茶，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一个肩搭抹布的老者，提着茶壶来往穿梭，给大家掺茶。永兴茶号的陆老板，四十多岁，嗓门又粗又亮，就像灌满了火药。他说：“清朝打倒了，民国也建立了，按理说日子应该好过了。可这才大半年时间，这捐就派了四次。茶商简直成了他们菜板上的肉了。这回的劳军捐，我是不得交的。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”他的话音一落，立刻引来一片赞同。有的说今天这个捐，明天那个捐，没完没了，我只好关门歇业了。有的说交不起躲得起。关了门躲到乡下去，看他还找谁要钱去。有的甚至骂道，啥子崔大人，简直就是个催命鬼。

姚仁德是茶商会的会长，见大家都十分愤慨，只有身旁的徐老板低头不语，只管抽他的水烟，众人的话就像跟他没关系似的。徐家的仁和茶号，虽不及天德公大，但也是两三百年的老号。徐老板年轻时中过秀才，为人稳重，说

话谨慎，眼下已近花甲年纪，在茶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。姚仁德用肘碰了他一下，要他也说两句。他回眸一个苦笑，低声说：“我的话这会儿就怕大家不喜欢听啊。”姚仁德说：“不碍事，说吧。”徐老板放下水烟袋，站起来先咳了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刚才大家的话按说都在理，可是不知大家是否想过，人家是有权有枪啊，咱们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。现在说不交好说，就怕到时候人家的兵追上门来，把人一抓，往牢里一塞，皮肉之苦就不用说了，最终银子还得往外拿。哎，不是老朽往大家头上泼冷水，我看还是咬咬牙交吧。”徐老板的话让大厅里瞬间寂静下来。但瞬间又炸开了锅。突然，人群中站出一个人来，是个小白脸，叫钱瑞。半年前刚从他爹的手上接过来聚盛源茶号。他说：“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没有银子再咬牙还是没有银子。谁愿交的，干脆就请他把大家的那份一齐出了好了。”徐老板被他呛了一口，十分尴尬。姚仁德示意他坐下别介意，站起来要大家安静。他说：“诸位，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希望大家各抒己见，共同商量。刚才徐老板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，这样的教训，过去就发生过不少。有人提出干脆关门歇业，或者躲到乡下去。我看都不是办法。仔细想想，咱们雅州茶业，延传了多少代人，老祖宗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，要是断送在了我们的手里，日后我们也到了阴间，拿什么去见老祖宗？躲更不是办法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，就两条路，一是照徐老板说的，先咬牙交了，下来大家再互相周济，想办法熬过这段刀尖上的日子。二是按多数人的意见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抱成一团，去衙署向崔大人请愿，请他免了我们的劳军捐。他若不答应，咱就抗捐罢市。大家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，拿个统一的主意。”经过一阵商量，大家最终选了第二条。

统一了主意，姚仁德说：“我还有句话要说，既然大家都主张抗捐，下来不论是哪家茶号，都不得私下去交钱放水，卖了大家。”“谁敢放水，就砸谁家的茶号！”众人齐声吼道。见事情落定，姚仁德宣布，明日一早，大家准时来会馆集合，统一出发。大伙散去时，个个摩拳擦掌，热血沸腾，仿佛人人都是行将出征，奔赴战场的勇士。迈出大厅门槛时，徐老板悄悄扯了一下姚仁德的衣服说：“仁德老弟，我知道你是一片忠心，别出啥乱子哦。”姚仁德点头，心里明白，事情到了这个分上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天塌下来，就要他这个做会长的去顶着。正说着，就看见走在前面的人不知为

啥，纷纷往后退。还没等到明白过来，一群荷枪实弹的兵便冲了进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将姚仁德绑了。

崔旅长回到衙署，看到被五花大绑的姚仁德，吩咐把绳子给他解开，还搬来一只凳子让他坐下。然后才缓缓地走上前，围着姚仁德看了一圈：“我当姚老板长了几个脑壳，原来还是只有一个嘛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姚老板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脑壳当回事呢？”姚仁德不语，只管揉着他的臂膀。崔旅长走到桌前坐下，摸着下巴：“听说姚老板家财万贯，别说出个几千两捐银，就是拿个三五万两，也不过是九牛一毛。为啥偏要去替人消灾，自讨苦吃？”姚仁德淡定地回答：“小人是大家推举出来的会长，理所当然要替大家说话。”崔旅长：“那好，今天还想说什么，说吧。本官愿洗耳恭听。”尽管他做出很亲和的样子，但姚仁德还是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暗藏的杀气。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，既然来到这里，同这狗官对面坐着，何不将茶商们的酸甜苦辣讲给他听听。也好让他别只看到茶商们吃饱饭，就不见茶商也有挨饿的时候。不要只知道每天高高在上，不顾百姓死活。姚仁德简单理了一下头绪，便一桩一桩地说起来。不料竟对牛弹琴。姓崔的哪是真想听他的，没让他说几句就不耐烦了：“那些就不说了，茶商们都听你的，今天我只要你一句话，这捐你说交还是不交？”姚仁德仍不卑不亢：“大人，我也直说了吧，我现在就代表大家恳求你，把这捐给我们免了吧。”崔旅长终于凶相毕露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存了心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。那好，本官成全你。来人……”

姚仁德说：“且慢，请听我把话说完。茶商虽有两个银子，可那银子上浸透了他们多少代人的心血和汗水，你知道吗？别忘了你可是百姓的父母官哪。”

崔旅长站起一拍桌子：“放肆，胆敢辱骂本官，给我拉下去！”

姚仁德笑笑：“我的话不是骂人，是忠言逆耳。”

方副官押着姚仁德出来，走到长廊的拐弯处，劝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就低个头吧。”姚仁德说：“我低头容易，外面的几十家茶号怎么办？”坦然朝前走去。

雅州南门外的山道上，一匹快马飞驰而来。骑者竟然还穿着一身清朝服饰，头上戴着有翎子的帽子，辫子盘在胸前。只见他扬鞭催马，一路狂奔，马

蹄过后，黄尘滚滚。两个在城门口站岗的川军士兵看见，慌忙摘下肩上的汉阳造步枪，迎上喝道：“干啥的？站住！”骑者熟练地一个翻身跳下马背，用袖子拭去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，气喘吁吁地自报起家门来。说他是藏地察木多大清信局的邮传，为即将离任的驻藏大臣给四川总督赵尔丰大人送一封快传。听说赵大人已被朝廷任命为新的驻藏大臣了。他因为途中遭遇大雪封山，道路垮塌，耽误了不少日子，以致今日才赶到雅州。两士兵听了，如堕入云里雾里。清朝垮台已大半年，还有哪来的啥大清邮传？两人面面相觑一阵，忍不住扑哧一声，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士兵甲说：“你龟儿子该不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鬼吧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城头上插的可不是龙旗，早就是民国政府的五色旗了。你竟敢还在这里大清长大清短的，是不是想找死哟？”士兵乙上前就是一巴掌，打掉骑者头上的帽子：“狗日的，看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格老子就像是清妖的余孽。说，是不是？不说一枪崩了你。”没想到骑者竟一点不怕，反而怒道：“你敢擅打朝廷信使，按大清刑律，你要掉脑袋的。”士兵乙的性子二，把脑壳伸到骑者胸前，大声道：“好哇，我俩今天就看看，是你的脑壳先落地，还是我的脑壳先落地。来呀，来呀，有本事你碰我一下。”骑者无奈，只好往后退。正巧方副官巡哨走来，问怎么回事？听士兵甲报告了情况，方副官也被逗笑了。但马上想起，赵尔丰在清朝垮台前夕，还真是被朝廷刚刚任命为驻藏大臣，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去赴任，就遇到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爆发，就被革命党人尹昌衡杀了。那个前任驻藏大臣，想必一定有什么话，要赶在他进藏之前告诉他。方副官止住两士兵，收起笑容，上前打量骑者。骑者风尘仆仆，身上还散发出一股股浓浓的汗味和酥油味。他目光诚实，透露出委屈，显然没有说谎。方副官告诉他，赵尔丰早在半年前就被尹昌衡大人杀了，把信就交他好了。骑者这才真感到事情不妙，难怪两位兵爷竟拿他当猴耍。赶紧取出信来递给了方副官。方副官拆信才看了一半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原来这位前驻藏大臣要告诉赵尔丰的不是别事，而正是关于雅州边茶与西藏的事。信虽是迟到了，但说的事依然存在啊。他将信装入口袋，决定回去报告崔旅长。转身欲走，骑者忙问他怎么办？方副官吩咐士兵放了他。见方副官走去，骑者还呆痴痴不动，士兵乙骂道：“还不快滚。要不是被方副官撞见，老子今天叫你脱层皮。”士兵甲年长心软一些：“老弟，快走吧。赶快把你这身狗皮脱下来扔了，脑壳上的猪尾巴子也要赶快剪了。如今已改朝换代了。”骑

者到了此刻，终于从懵懂中彻底清醒过来，刹那间，蔫得就像霜打了的茄子。他抱着头，忧伤地呢喃着：“大清完了，就这么完了。”

崔旅长听牢房狱头来报告，什么刑都用完了，姚仁德就是不开口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侯兴上前惺惺笑着说，对付这种人他有一招。崔旅长问他啥招？他说大人要他死还是要他活？崔旅长：“死又怎样，活又怎样？”“要活就让他休息几日再用刑。要死就不能让他死在牢里。地方名流死在牢里，不管怎样，总是对大人的名声不好。”“别啰唆，有什么办法快说。”“我当年在县衙门做师爷那会儿，知道一种阴招，打人时只伤及皮肉重伤却在内里。想叫他哪天死，他就绝活不过那天。为掩人耳目，一般总是让他们多活几天，放出去才让他死。死了也没人知晓其中的蹊跷。”崔旅长怔怔地望着他，沉默了片刻。心想自己也曾杀人无数，可索人性命如此歹毒，还是头次听到。“狗日的真毒……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改口道：“好，就照你说的给我打，老子今天也要开开眼。”侯兴刚去，方副官就来了。他把在城门口遇见的事说了一遍，拿出信要崔旅长看。崔旅长一皱眉：“赵尔丰不是早死了吗，他妈的谁还给他写信？这样的信还有用吗？”方副官做事认真固执，坚持说：“信是迟到了，但信中所说的事却一点也不迟到。”崔旅长伸出的手又收了回去：“一会儿迟到，一会儿又不迟到。我都让你说糊涂了。”方副官：“旅长，你还是先看了再说吧。”崔旅长拉着脸，勉强把信接了过去。

方副官的老家在川西坝子边上的龙安镇，他自小聪明好学，读了三年私塾，就被他的幺叔看上，将他送进了四川讲武堂，没毕业赶上了辛亥革命。他参加了幺叔的军队同清军作战，很快当上连长。革命成功后，幺叔的军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，幺叔担任师长，驻防川南。他的幺叔刘乾仁是川军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，有远见，有抱负，一心想成大气。得知滇军崔旅长受命任雅州川边镇守使后，他亲自登门，将侄儿托付崔旅长命下，请他多多关照。其实他驻防川南，远比川西富庶。他之所以要这样做，目的有两个，一是让侄儿离开他的羽翼，独自去一方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文环境，历练本领，为他日后的发展储备人才；二是他知道滇军在川难于长久，将侄儿安在崔旅长身边，犹如往滇军掺进一粒沙子。方副官也知道幺叔的用意。只是他太年轻，太执着，不会逢迎拍马，许多事情常不能同崔旅长尿到一个壶里，所以已渐渐失去了崔旅长对他的信任。

信在崔旅长的手上停了片刻，又退给了方副官。崔旅长说这些清妖老儿写的东西，都是些酸不溜丢的文字，他读了也不懂。好些字它们认得他，他却认不得它们。叫方副官给他念念就行了。方副官愣了一下，只好接过来。刚要念，他又道：“不用都念，就择紧要的念就行了。”方副官无奈，只好选择了直接关系到雅州茶事的一段文字，给他念道：“我蜀地雅州之边茶，行销藏地，已千载有余，不仅是川省之一大利源，更关系到藏汉之通衢也。然自光绪十四年，西方列强英吉利亦仗武力，犯我西藏。逼迫朝廷签订城下之盟以来，东印度公司之印茶从大吉岭亦开始流入西藏。数年间，我川茶市场份额，已丧失四成，且还在不断扩大。雅州乃藏地之茶库，百姓喜爱川茶，根深蒂固。故而扶植当地茶农，维护茶商，保障边茶供应，乃是维护国家利益之上策也。眼下严峻的形势，如不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，进行抵制，英人势力必将更加烈火燎原，侵侵东下。届时西藏危矣……”刚读到这里，崔旅长就打断了他：“别念了，我现在是民国的官，难道你还要我倒转去听这些清妖老儿的话？”方副官道：“在下以为，这些话虽说是清朝旧臣所言，但平心而论，言之有理。”“此话怎么讲？”“跟大人来雅州之前，我查阅过相关资料，雅州是四川主产茶区。自古以来，这里一直是朝廷储边易马用茶的基地，百姓以种茶、制茶为业，在历史上也有过十分火红的年代，就像景德镇的瓷器、佛山的制铁、江南的造纸一样繁荣。就因为到了清末，朝政腐败，列强入侵，才出现了信中说的这些情况。藏地销场被强占，川茶滞销，波及两地民生。以卑职拙见，民国政府眼下的当务之急，应该是尽快还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才是。”“你说怎么还？”“在下斗胆进谏一言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。大人，把茶商的捐免了，把姚老板也放了吧。”

崔旅长马着脸：“方玉堂，你今天存心是来教训我的吧？我知道你读书多，有一肚子的墨水，道理我讲不过你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坐在这里，四周有多少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我，想把我赶走，想抢占我的地盘，随时都会向我突然发起进攻。我得扩充军队，买枪买炮。这些，你说哪样不要钱？我不想法弄钱怎么办。”

“在下也是为大人着想……”

“你就别解释了。你有来头，有靠山。我这座庙子太小，供不下你这尊大菩萨。要愿意，请另攀高枝。刘将军那里我自会跟他解释。”

崔旅长说罢，丢下方副官，进了里屋。

天德公的董大掌柜受姚家老夫人委托，来求仁和茶号的徐老板出面营救姚仁德。徐老板叹了一口气，说他早就说过，胳膊哪能拧过大腿。忍得一时之气，免生百日之忧。可是大家不听，仁德老弟吃亏就在于仗义执言，所以才造成这结果。董大掌柜求他别提过去了，只要能救东家，姚家会一辈子记住徐老板的大恩大德。

徐老板领着董大掌柜挨家挨户去求众老板，请大家到商会再商量。众人来到会馆后徐老板说：“仁德老弟为了大家，才遭此大难。俗话说人命关天，我们可不能见死不救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咬牙把捐交了，就当是出钱买个平安。”众人尚未开口，董大掌柜先走上前来，拱手道：“众位老板，请大家帮忙了。我在这里就替东家先谢谢大家。”说完就扑通一声跪到地上，给大家磕起头来。

崔旅长收了银子，放了姚仁德。

那天董大掌柜安排轿子把姚仁德接回家。徐老板领着大伙站在天德公门口迎接，在鞭炮声中，姚仁德被扶下轿子时，还向大伙儿点头作揖，一一感谢，一点也没看出他的身体有啥异样。三天后，他端着一碗茶站在天井里，突然一声大叫，一口浓血从嘴里喷出，就栽倒地上，昏了过去。赶紧请来医生，抢救半天，就听他喉咙里断断续续说了几个字：“快叫……君儿……快……回来……”人就没了气。

都说姚仁德死得有点不明白，却又找不出原因。出殡那天，天空下起一场瓢泼大雨，将送葬队伍的花圈、纸屋、挽幛和人们身上的衣服淋得湿透，长长的队伍，也没有一个人离开。姚仁德的妻子姚老夫人，带领姚家亲眷和天德公号上的伙员，一路哭声撼天动地。大街两边观看的人群，无不为之动容。队伍经过衙署门口，方副官也站在人群里，他默默地看着那口十六个人抬着，上面还绑了只红公鸡的黑漆棺材。想到里面的人，几日前还是那么血气方刚，大气凛然，可现在说没就没了。他感叹这世界太混沌，为官的为了钱，如此心狠手毒，丧尽天良。

这天夜里，方玉堂坐在灯下给他的幺叔写信，诉说他对世事的看法和苦

恼。信末他特别加了一句：“姓崔的坐镇雅州，当初省督军府实在是瞎了眼晴。”第二天他便不辞而别，回了龙安镇老家。

二

办完姚仁德的丧事，老夫人把董大掌柜和姚仁义叫到后院上房，商量天德公的后事。两人来到上房，见才半月光景，老夫人的头发就全白了，人也瘦了一圈。姚仁义难过地说：“嫂子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哦……”泪珠就落下来了。董大掌柜也道：“仁义说得对，此刻老夫人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，只要老夫人的身体没事，咱们天德公的主心骨就还在。”

老夫人说她身体倒没啥，就是夜里常失眠。她累了，想到城外青云寺去住几日，走之前把家里的事给他们交代一下。董大掌柜要她放心去，茶号上的事他会尽心尽力。如果有紧要的事，他会上山禀报。老夫人挥手止住他说不用，她走后号上的事就由董大掌柜全权负责，然后转向姚仁义说：“这些天来，嫂子知道，把你也累坏了。本该让你也休息几日，可我昨天去了作坊，看见库房里的茶包堆得都快挨着瓦背了。唉，这些天只顾忙你哥的丧事，把往打箭炉发茶的事也耽搁了。嫂子只好叫你别休息了，赶快去联系背夫，多揽几拨，多跑几趟。要不赶快把库房腾空出来，下面做出来的茶包就没处堆放了。”姚仁义要嫂子放心，说他记住了。

说完事情，老夫人接过丫鬟香香端来的参汤喝了，又问起给儿子姚子君打电报的事。董大掌柜告诉她，电报是上月初八发出去的，已经二十多天了。按日子算起来，少爷已从日本起程，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前几日，听说成都到雅州途中的黑竹岭又发生了两起土匪抢劫杀人的事。为了安全，他已给上海天德公分号打去一封加急电报，要他们转告少爷，从上海回来别走陆路，直接买到重庆的船票。到了重庆继续乘船到叙府，再到嘉州。到时号上派胥亮带船去嘉州接他。老夫人听罢点头，要董大掌柜告诉胥亮，路上千万小心，再不能出啥差错了。董大掌柜说：“请老夫人放心，我会叮嘱他。”

从老夫人那里出来，路过花园门口，姚仁义要董大掌柜一同去小亭坐一会。董大掌柜问他有事？他憨厚地笑笑，说也没啥事，想给你摆两句龙门阵。

姚仁义憨厚老实，少言寡语，瞧他一反常态的样子，一定有什么话要说。董大掌柜跟他来到小亭的石凳上坐下，他说：“你是知道我的，没读过书，斗大的字不识两个，梁梁柱柱的事一个也胜任不了。眼下我哥没了，嫂子的身体又那样，天德公这么一大摊子的事，就全指望你了。只要帮姚家渡过眼前的难关，姚家的人会永远记住你的大恩大德。我这人说不来个啥，只有给你磕头了。”说完，果真跪到地上就要磕头。董大掌柜连忙拉住他：“仁义老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个啥样的人，你未必还不清楚。十四岁踏进姚家大门，四十二年了。历经两代东家，他们从没把我当外人看过。眼下这节骨眼上，要有什么三心二意，我还算是个人吗？”姚仁义忙道：“你知道我嘴笨，说不来好听的。要没说对，你千万别介意。”董大掌柜是被他感动了。虽说姚仁义不是姚仁德的亲兄弟，可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啊。“仁义老弟，我也说的是心里话。就让我们一同努力吧。”董大掌柜说话的时候，目光落在姚仁义那张刻满了褶子的脸上，充满敬重。

上海码头。

姚子君一身西装革履，拧着皮箱，从轮船的舷梯走下。“子君……”忽听岸上有人叫他。抬头一看，竟是孟生。他不是在北京农商部谋事吗？怎么会来上海了。“孟生兄。”姚子君禁不住也大声喊着他的名字。两人是同乡，又是同窗，当年同在成都公学读书，教他们国文的周先生后来当了民国政府的农商部长。孟生是他的得意门生，便跟着先生到了部里。姚子君出国后，两人一直有书信来往。上了岸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孟生说：“没想到吧？”姚子君连连道：“没想到，没想到。”孟生：“走，先找个吃饭的地方去，我俩一边吃一边慢慢摆。”

俩人找到一家卖川菜的饭馆，选了个僻静处，点了几样菜，还要了酒吃起来。孟生告诉姚子君，他是专程接他来的，而且是周先生的意思。姚子君大吃一惊，疑惑不已：“不会吧？这多年了，先生哪会还记得着我。”孟生向他道出了实情。

原来自周先生主事农商部以来，就一直不断地接到四川、西藏和外交部的通报，还有外国报刊登载的消息，强烈要求抵制英国势力在西藏的扩张，其中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印茶的入侵。孟生在部里受命整理过一份详细的报告，四

川边茶销往西藏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，以雅州茶为主，清雍正年间，曾一度达到一千〇四十四万二千四百斤。眼下已降至六百五十万斤，减少了四成。四川边茶的急剧萎缩，令周先生心急如焚。他对雅州边茶的悠久历史十分了解。在他看来，川茶与印茶之争，之所以处于下风，除了国力不振，雅州茶商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也是原因。各家各户作坊式的生产，规模太小，品质也难以得到保障。资金分散，无力与英人的东印度公司抗衡。当听到孟生说起姚子君即将回国时，周先生就萌生出一个想法。他想把雅州茶商统一组织起来，参照西方列强的办法，成立董事会，推行股份制，实行由经理负责，建立工业化的规模生产。姚子君听了，一拍桌子高兴地说：“好事情，我第一个赞成。”孟生笑道：“你不能光嘴上说赞成，先生的意思是要请你出来承个头。”姚子君一愣，连忙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我不行。”孟生告诉他，先生看中的是，他家正好开了一个大茶号，可以作为基础。他留过洋，接受过西方的新思想，新观念。见多识广，是最合适人选。至于资金问题，先生也说了。起动的款子由他想办法，以后则根据各户茶号的规模和参股现金计算股份。见姚子君只听不语，孟生接道：“雅州边茶辉煌了上千年，如今外受列强欺侮、内受军阀混战的影响，已江河日下，一年不如一年。你我同为雅州人，难道就愿意看着这棵大树一天天萎缩、凋零下去？不甘心呀。”姚子君考虑一阵，还是摇头：“孟生兄，此事小弟实难从命。周先生看得起我，我却只能让他失望了。”孟生不解：“怎么，刚才你不还说是好事情吗？为啥？”“你了解我，打小崇尚医道。去日本选读的也是医科。寒窗三年，现在放弃，前功就尽弃了。这趟回来，是为我爹守孝，一年满后，就打算回去。”“这么说，真打定了主意当一辈子医生？”“说实话，开始我也很纠结。父亲走了，留下那么大一份家业，我上无哥哥姐姐，下无弟弟妹妹，也不是没想过。可是，说出来你别笑话，我虽出身茶商世家，可对茶却一无所知。这些年脑壳头装的，除了医道，就是怎样治病救人。家里的事，就让母亲、么爸和董大掌柜他们去打理吧。”孟生望着他，感慨不已：“唉，没想到，过去了这些年，你的性子还像当年一样执着。”姚子君：“此生能做个好医生，足矣。”“我理解你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。只是觉得放着那么大一产业，你不去继承，未免有些可惜。”“请孟生兄回去，一定代我向周先生好好解释。我辜负了他的期望，请他原谅。感谢他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。”“放心吧，我一定替你转告。”

二人动情地端起酒杯，一干而尽。

饭后，孟生陪姚子君去延庆路上海天德公分号拿到了去重庆的船票，又一同去打了旅馆。夜里，两个年轻人又是一席畅谈，从儿时的友情到憧憬的未来，也议论当下的时局，都巴不得自己的国家早日富强起来……不知不觉就听见街上已打三更了。

第二天早早起来，孟生把姚子君送上轮船，站在黄浦江边，一直等到开船的汽笛拉响，缓缓驶去，才回京城复命去了。

江上走了半月，到了重庆。从重庆又换成小火轮坐到叙府，叙府是长江上游金沙江与岷江的交汇处，从这里再换成木船驶入岷江。两天后便到了嘉州。客船靠岸，姚子君拎着皮箱，跟着那些挑箩筐、背背篛、穿长衫、着短褂的人们上了岸。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睁大眼睛四处张望，寻找来接他的人。可是看了半天，周围只有叫卖花生瓜子、甘蔗橘子的小贩，不见胥亮的身影。正着急，忽然从江边的一条船上传来悠扬的箫声，姚子君立刻猜到是胥亮。胥亮会吹一口好箫，他用箫声也在找人。姚子君立刻顺着声音跑去，一边大声喊着：“胥亮……”箫声戛然而止，胥亮果然从一条木船上跑了出来。

接到姚子君，胥亮又高兴又激动，说他三天前就来了。董大掌柜告诉他，少爷坐的上水船，不定哪天到，所以叫他早点过来。见他手上还拿着箫，姚子君笑着夸他还是像从前那样机灵。胥亮也笑了笑，说旅馆早已订好，就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。姚子君回家心切，要胥亮去跟船家商量，今夜就住船上，点起灯笼连夜赶路。胥亮说：“少爷，咱们还是住城里去吧。”他说眼下不太平，棒客四处出没，走夜路不安全。姚子君坚持要走，说他一个读书回家的学生，身上又没钱没财，怕什么？胥亮只好说他出门时，老夫人和董大掌柜再三叮嘱过，要他路上千万小心，少爷的安全最重要。走夜路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万一出个啥事，回去他没法交代。姚子君这才答应了跟他进城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姚子君就催着起程上路了。船驶出嘉州不远，到了一个叫沙湾的地方。岷江从这里又分成两条支流，向南是大渡河，向西便是从雅州流来的青衣江。青衣江就像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，从山里款款走来。她婀娜多

姿，水清如镜。站在船头，能见水底白花花的鹅卵石。江水碧波闪闪，两岸青山翠竹，风景如画。尽管如此，木船由于是逆水行，到了滩口上，仍需船夫上岸拉纤。好在船小，不用人多，拉纤的就三四人，他们弯下腰，腿蹬直，绷直的纤绳就像勒进了那古铜色的脊梁。滩口大多不长，吼上几声号子就过去了。走了一会儿，河道拐了一个大弯，江面逐渐变得宽阔起来。一条小渔船突然从江边的柳荫下驶出来，到了江心，渔家一边撒网，一边唱起了山歌：“大河涨水小河清哟，阿妹心中呀有个人。阿哥出门天日久哟，阿妹在家呀不放心……”姚子君立在船头，在歌声中默默地看着两岸的景色。那云雾缭绕的青山，坡地上一垄垄的茶林，隐藏在竹林深处的茅屋，骑在水牛背上，在田埂上悠悠缓缓走着的牧童……远远看去，犹如一幅幅绝妙的水墨画。随着木船缓缓地前进，它们也缓缓地向后退去。触景生情，想起自己离家三年，回来父亲已不在人世，不由一阵伤感，惆怅就挂到脸上。唉，真是青山依旧，物是人非啊。胥亮见状上前道：“少爷，快到家了，怎么也要高兴点。不然老夫人见了，心里就更难受了。”姚子君长叹一声，叫他还是把箫拿出来吹吧，解解闷儿。

姚子君抱膝坐在船头，听着胥亮吹箫。胥亮的拿手曲目是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箫声如泣如诉，悲壮激昂，在江上荡漾。突然，箫声戛然而止，就听胥亮一声惊叫：“不好，有人溺水了！”他站起来，指着前方的江面喊道。姚子君急忙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见从上游漂下来一个人影，在水中时隐时现。“快，赶快救人！叫船家跟着我把船划过来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姚子君迅速脱了衣服，扑通一声就跳进江里，向那人游去。“少爷小心！”胥亮喊着。

一番折腾，溺水者被救上船，竟然是个姑娘，人已昏迷。姚子君赶紧对她施救，翻看她的瞳孔，掐她的人中，又是做人工呼吸。还让船家拿来一个板凳，把姑娘担在上面，使她吐出吞进肚里的河水。半天，终于把姑娘救醒转来。当她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，竟忍不住哇的一声，便哭了起来。姚子君劝她别哭了，把湿衣服快换了。说罢，从皮箱里找出一套自己的学生服，要她去舱里换了。

姑娘换了衣服，胥亮又端来船家熬好的姜汤，姚子君要她也喝了，让身子暖和暖和。望着面前这位素不相识，却像兄长一样的救命恩人，姑娘的泪水抑

制不住，又涌了出来，伤心地讲起了她的遭遇。

姑娘叫韩青霞，家住雅州与嘉州交界的龟都镇后山茶树坪，今年十八岁。父亲韩三石，当过太平军，十几岁时做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娃娃兵。翼王在大渡河边兵败后，数千人马被清军杀害，他侥幸逃脱，流落到龟都镇后山茶树坪隐藏下来，靠种茶为生。韩青霞还有一个哥哥叫韩青山，去年到雅州当茶背子^①去了，开始还捎信回来，近半年再无来信。父女俩平日在家种地，农闲下来就去赶溜溜场，卖艺挣钱，补贴家用。这天正好是镇上赶场，父女俩早就来到场口，扯起圈子，刚摆出刀枪剑戟，人们就围拢上来。父女俩已来过这里多次，捧场的人很多。表演中，两人精湛的武艺，频频获得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。一轮刀枪剑戟之后，父亲拿出一面铜锣，翻转递到女儿手中，然后走到场子中间，抱拳道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刚才给大家献丑了，请赏个脸。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”话音落地，铜圆、小钱便开始纷纷落入锣里，韩青霞不停地点头致谢。忽然，当啷一声，锣中落下一锭白花花的银子。韩青霞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身着青府绸短衫的公子，用一双贪厌的目光正盯着自己。韩青霞刚要说谢谢，那人竟抢先道：“韩姑娘，一会儿完了，我在镇上桃花园饭馆请你吃饭。”他怎么还知道自己的名字？韩青霞不禁脸一红，赶紧向下一个走去了。虽说只是瞬间的事，但还是被父亲看到了眼里。三轮表演一完，韩三石抱拳致谢，就散了场子，吩咐赶快收拾家伙。父女俩匆匆忙忙就离开了镇子。

往日卖艺挣的都是铜圆、小钱，今天竟有赏银子的，所以一路上韩青霞显得特别高兴。韩三石见女儿的肩膀上又多了两个补丁，心疼地说：“闺女，再赶两场钱凑够了，爹就给你缝件新衣服。”韩青霞说她不要新衣服，要爹把钱攒起来，留给哥哥娶媳妇。女儿的话无意间又触到了韩三石的心病，他说：“唉，老不见你哥的音讯，也不晓得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？要是有人知道，我想还是叫他回来，一家人在一起踏实些。”“爹，你放心吧。”韩青霞安慰他，“我哥的身体强壮，功夫也比我好，他不会有事的。”“倒也是。可爹老了，常做梦也梦见到他。”“爹，哥不在家，不是还有我吗。女儿就是爹的小棉

① 茶背子：新中国成立前对背茶的背夫的称呼。